

从身体到心灵

当代身体研究与性别批评

莫其逊 主编



人民日報出版社

从身体到心灵

当代身体研究与性别批评

莫其逊 主编

张利群主编「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
广西「自治区「特聘专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广西文化产业发展及其文化软实力研究」成果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身体到心灵:当代身体研究与性别批评 / 莫其逊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15-3563-4

I. ①从… II. ①莫… III. ①性别差异心理学—研究
IV. ①B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9330号

书 名: 从身体到心灵:当代身体研究与性别批评
作 者: 莫其逊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袁兆英
封面设计: 张 逸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105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5.25
印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563-4
定 价: 42.00元

主 编：莫其逊

撰写者：莫其逊 成艳婷 高明月 李路平

周霜红 王 斌 周凤丽

总序

进入21世纪后，中国进入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愿景越来越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越来越接近，大国崛起及其经济强国、文化强国的战略宏图越来越成为现实。随着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步伐，“文化经济”也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党和国家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地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建设文化强国及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方针，获得全国上下一致的拥护与认同。中国不仅又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而且又面临着一个文化盛世与文化强国时代。

面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势与最佳环境，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而引以为自豪，激发出弘扬文化传统、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觉性与自信心；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如数家珍地论说文化强国、文化立国、文化软实力、文化复兴、文化振兴、文化保护、文化盛世、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等范畴与命题，这不仅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建设目标，而且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更成为社会各界以及普通百姓议论话题。没有任何时候“文化”能如今天这样深入人心和鼓舞人心，也没有任何时候“文化”能如今天这样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前景，更没有任何时候“文化”能如今天这样自觉与自信，如此这样的丰富多彩和灿烂辉煌。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的盛世时期，有理由、有责任、有信心承担起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我们生活在祖国南疆——广西这片热土上。广西是一个沿边、沿海、沿江的南方少数民族自治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区域特点与区位优势。广西自然风光迤逦秀美，生态资源蕴藏丰富，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民族文化绚丽多彩；更以歌仙刘三姐及其山歌文化、歌圩文化、铜鼓文化、绣球文化、壮锦文化闻名于世，也以桂林山水、北海银滩、德天瀑布、龙脊梯田、阳朔西街、兴安灵渠驰名中外；

历代百越文化、骆越文化、西瓯文化、岭南文化、粤西文化、八桂文化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特色鲜明，优势凸显。广西文化发展至今天，又面临西部大开发、大西南出海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博览会、北部湾经济大开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珠江—西江经济带、海上新丝路等国家战略实施，为广西文化发展提供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作为学者，作为地方高校教师，作为文艺学学科团队，我们的科研方向长期以来既关注学科基础理论与学术前沿研究，又关注并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的应用研究及其实践研究。从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以来，我们在跨学科整合资源基础上建立审美人类学研究团队，在国内率先开辟审美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学界审美人类学研究重镇，不仅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而且也不断获得学界好评与声誉。2005年“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广西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审美人类学研究将文艺学、美学的理论研究优势与人类学、民俗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应用研究优势结合起来，被学者表述为“田野中的书斋”与“书斋中的田野”，使书斋学问与田野学问有机结合和交融，推动学科建设发展及其学术范式转型。由此，我们长期致力于广西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考察和调研，积累了大量的文化研究资源材料，也积累了大量的田野作业体验和经历，更积累了一批区域文化研究成果，形成跨学科研究团队。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对广西地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且更为明确了自身的义务、责任与担当，积极响应和践行广西提出“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的战略决策，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文化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013年，我们获批广西特聘专家岗及其“广西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又开始迈向新的征程。两年来，我们主要着手进行三方面工作：一是普查与重点考察广西文化及其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收集、积累和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对广西文化及其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宏观与微观研究，为广西提出“民族文化强区”及其打造“千亿元”文化产业工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例证；二是进一步加强艺术生产理论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着重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等，以及国内外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新媒介及其文化传播、场域理论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提供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资源与学理基础；三是在跨学科综合研究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整合文艺学、美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资源，针对广西文

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着重于针对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与发展、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旅游以及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典型案例研究，着眼于构建广西文化形象与文化符号，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基于此，我们组织策划与编著了这套“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研究丛书”，将研究成果集中推出，以期为广西文化建设及其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软实力提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也希望得到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呼应与支持，共同为实现文化强国及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是为序。

张利群

2015年元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身体研究与性别批评的美学价值·····	1
第一节 身体研究的定位	1
第二节 性别批评与女性主义	8
第二章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美学思想研究·····	12
第一节 身体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12
第二节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理论建构	19
第三节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实践内容	29
第四节 身体美学的研究价值与局限性	43
第三章 “图西亚的筛子”：身体隐喻的理论阐释及性别批评意义·····	46
第一节 “图西亚的筛子”的隐义与内涵	46
第二节 审美经验中的身体隐喻	53
第三节 性别批评话语中的身体隐喻	64
第四节 原型批评话语中的身体隐喻	71
第五节 “图西亚的筛子”身体隐喻的性别批评意义	78
第四章 女性主义批评“双性同体”理论研究·····	97
第一节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双性同体”理论溯源	98
第二节 女性主义批评“双性同体”的理论构成	104
第三节 “双性同体”理论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发展	111
第四节 “双性同体”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建设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向	122

第五章 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诗学研究	127
第一节 溯源——不同的历史描述	128
第二节 兴起——从宗教寓言中走出来	134
第三节 影响与焦虑——由理论向实践的迈进	145
第六章 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及其美学意义	163
第一节 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	164
第二节 语言的身体	171
第三节 他人	175
第四节 文化与艺术	182
第七章 论性别错位的性别批评意义	192
第一节 性别错位的表现形式	192
第二节 性别错位产生的原因分析	199
第三节 戏曲表演中性别错位现象的本质及文化意义	213
第四节 戏曲表演中性别错位现象的性别批评意义	219
后 记	231

第一章 身体研究与性别批评的美学价值

21 世纪是一个现代价值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念不断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宏大理论叙事被多元叙事解构的过程。在当代理论话语中，“身体”、“性别”这两个范畴愈来愈吸引人们的眼光，进入到多个学科领域中，并逐渐成为与阶级、意识形态、民族、国家等重要术语相提并论的范畴。可以说，当代的哲学和文化研究正在经历着“身体转向”和“性别转向”。在由理性主导向追求感性自由转变的消费社会中，身体的感觉愈加重要，身体成为整个社会的隐喻。身体自身是“身心欲”三位一体的，身体不仅是一种肉身，而且有内在的情感和潜意识，同时也受到权力的控制。身体的形态、对身体的塑造、对身体的彰显都隐喻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从身体隐喻中我们将思索身与心、己与群、主体和客体、感性和理性等一系列关系，身体隐喻展示了一个多角度的立体文化空间。

第一节 身体研究的定位

在西方文化中，身体最初是与精神两分的，身体是感性和欲望的载体，是不稳定的、流动的和多变的；精神则是理性的象征，是稳定的和确切的。苏格拉底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可以知道前世和今生的事物，今生通过回忆就能获得一切知识。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他认为生前都存在灵魂，灵魂是永恒的轮回的，身体则是灵魂的形式，是偶然的、暂时的。柏拉图的“理念说”认为“理念”是一种独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永恒的实在，一切事物都由此而来。理念是宇宙的本质法则，与精神本然相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将灵魂和肉体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要探究事物的真理，只有仅仅依赖心灵，并切断思想和身体的联系。正如柏拉图所说的“我们应该在神拯救之前净化自己的灵魂，不能允许灵魂受肉体欲望的侵蚀。”^①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认为灵魂的唯一特性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则来自肉体。基督教神学宣扬禁欲主义，将身体视为邪恶的源泉，遮蔽了一切

①（古希腊）柏拉图著，余英时译：《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三联书店，1988 年，第 127-129 页。

欲望和快感，这实际上是将身体等同于肉体，将身体与意识对立。

从尼采开始，身体被提高到显著的位置，是身体而非意识成为行动的凭据和基础。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专门的篇章论及肉体与灵魂，高度赞美肉体。尼采将身体视作权力意志本身，身体是积极的、活跃的、反复攀升的，它取代了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位置，从而颠覆了身体与意识的关系，不是意识主宰身体，而是身体产生了意识。福柯的身体理论则与权力密切相关，他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等著作中研究身体与权力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与身体的关系经过了酷刑折磨到制度规范的演变过程，身体是权力的产物，权力的最终目标是控制人的身体。在这个被控制的过程中，身体是被动的、可塑造的，身体和主体都是臣服的。福柯对身体研究在学术界的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福柯之后，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创立了以身体为基础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身体是存在和思维的方式。我们通过身体的感官来接受外界刺激并以此认识世界。他区分了躯体和身体的含义，认为身体既是一个活生生的躯体存在，同时又是知觉的主体，是身心交融的身体-主体。梅洛-庞蒂对身体的诠释使得人的身体获得了全新的意义。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中将身体作为美学的起点。伊格尔顿宣称他不断涉及的一个主题是肉体，身体自身是肉体性的，他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把肉体与国家、阶级和社会等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同样把身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德勒兹则认为身体是无器官的，没有受到权力的牵连，它是流动的。德勒兹的欲望哲学强调欲望是一种生产，现实是欲望生产的最终产品，因为欲望是奔放不羁的，它诉诸身体，身体则为欲望寻找解脱、突破禁闭。这个身体是一个无器官的、反结构的、非有机化和解域化的身体。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提出身体是由社会建构而成，并提出“肉体社会”的概念，认为社会的重大问题都能在身体上得到表现。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在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的大框架下进一步区分了身体的五种形态，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身体在经历从压抑到张扬的理论流变中，逐渐成为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相提并论的术语。

纵观西方哲学对身体的定义，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层面为“身”，即器官组合体，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有感知觉的躯体；第二层面为“心”，它是受到外在驱力（社会、道德、文明意识等）作用的身体，与权力紧密相连，这是身体受到控制的部分；第三层面是“欲”，它是受到内驱力（情感、潜意识等）作用的身体，这是身体的深层隐蔽的部分，常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呈现。本文所指的身体是从性别批评的角度出发，坚持身心欲三位一体的身体观，存在的就是身体，思想、心灵、灵魂都是身体的部分，因为存在必须奠基并统一在身体这一物质性上。用萨特的身体本体论来解释则是身体既是为我，又是为他，并在为

他的同时为我而存在。在我与他人的相互认识的关系中予以确定身体的位置。身体不仅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产物。身体置身于社会之中,和各种权力、制度、律法、道德、文化交织起来,它既被塑造、被改写、被利用,同时也改革社会。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有机体,而且是抵达遥远的体制、法律、国家的巨大容器。个体以身体与世界进行能量交换,身体是自我与世界联系的中介。

身体问题作为一个难度很大又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在西方首先在哲学界尤其被后现代理论家所关注。20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思想界,身体问题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对身体价值的重新建构,揭开遮在身体上的神秘面纱,有助于我们更加辩证地理解身体在客观世界中的位置。80年代以后,身体逐渐在性别批评领域中凸显出来,法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重视身体。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受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注重于哲学和语言层面的探讨。露西·伊利格瑞致力于解构和批判弗洛伊德等人从生理学的角度阐释女性、贬低女性的男权话语。她以身体为切入点,将身体与身体的关系转变成主体之间的关系。她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思考身体,从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到建立自己的身体理论,露西·伊利格瑞一直为解构男女二元对立而努力,用她的话说是“二人同行”,希望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则希望建立一种符号话语,这种话语蕴藏在母体、身体体验以及想象、感受、情爱等基础之上。它存在于象征之内,又要求打破象征秩序。埃莱娜·西苏提出身体写作、双性同体等理论,她的身体写作理论认为妇女必须写自己,写自己的身体,用身体写。她从身体中挖掘出潜意识、性体验、情感、想象等创作内驱力,把身体写作作为颠覆菲勒斯中心的巨大力量,强调身体对写作的意义。而且她试图消解理性和情感对立的模式,让身体表达感受,也表达思想。美国的女性主义者在研究身体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时,更注重于将身体置于创作和实践的层面,致力于建立真正的女性创作理论。她们重视身体在文学文本和心理文本等文本中的呈现。以文本为基础,探讨从文本内的女性到从事文本创作的女性,以及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苏珊·古芭、桑德拉·吉尔伯特、伊莱恩·肖瓦尔特认识到男女创作的优势不应该从两性特征去寻找证明,两性的创作要超越对立的性别创作模式,突破身体对写作的限制。认识身体就是认识自己,妇女写作就是由被写作的客体化的身体到从事写作的身体的主体化过程。

身体进入到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是理论深入发展的结果,身体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紧密相连,女性主义者都具有强烈的批判和反思的意识以及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动力。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对身体的思考从语言和文学理论的层面到具体的现实和实践的层面拓展,身体在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身体”逐渐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文学研究中凸显出来是从20中叶开始的，无论是英美女性主义还是法国女性主义都将身体视为性别政治与性别文化的载体或场所。身体和主体紧密相连，女性主义者的性别策略就是批判父权制文化，而激发女性的自我意识。身体是自我意识的来源，身体即自我，身体成为性别批评的一个焦点。

图西亚的筛子是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艺术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图西亚是古罗马灶神维斯太的一名贞女，被指控违反了贞节誓言。她的筛子成为她洗刷诬告的工具。这是一个有着规则的孔却能装水的神奇筛子，它象征女性贞洁的力量。一个容器的完整与一个守节的、未受损害的身体相联系，这根源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虚与恶、实与善的关联。漏水的筛子是欲望的象征，因为它象征着身体内的欲望永远不能被满足，而图西亚的筛子则是自制节欲的象征，是一种理想性的完整身体，具有善的道德含义。因为筛子隐喻的女性身体蕴含着宗教、道德和文化的内涵。它作为一个禁欲的身体，迎合了基督教神学的教义，并作为基督教艺术中的一个象征符号。筛子和身体的双重意象的叠合加强了隐喻的寓意，它将本来用来说教的道理用筛子的意象表现出来。西方宗教认为世界乃是上帝写就的一本书，诗人的职责只是揭示真理。把身体比作容器的基本隐喻揭示出人们对身体的普遍理解。因为社会身体限制了自然身体的感知方式，身体经验必须受到道德的制约，而维斯太贞女的身份使其自然的身体拥有了力量，身体在肉体基础上被赋予了文化的涵义。

“图西亚的筛子”的身体隐喻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在审美领域中，身体是感性和理性结合的基础，是审美的起点，一切艺术审美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关涉到身体。女性身体由于其本身具有美的特性，一直是文学艺术中被描绘和刻画的主题，但这个身体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在一个身体制度化的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塑造一直受到强大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控制。不管是日本的宽腰带、中国的裹足、还是缅甸的颈环都是对女性身体的暴力美学改造。身体造型是当代消费社会欲望美学的显性符号。对女性身体的刻画反映出我们思维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观念。即我们对身体经验的感觉、理解、评价的模式。在强大的男性话语审美意识形态领域，女性身体或被转喻和遮蔽，或被暴露，始终作为男性的审美欲望的对象而存在。看与被看的视觉文化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观看者永远处于主动的优越地位，而被观者始终是一个沉默的对象。两者不是互为主体的关系，而一方借助“看”的优势，可以完全在视觉上操纵和控制对方。这时，女性身体作为被看的对象，是被展示、被窥视的形象。看的行为中隐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它决定着主体看什么和怎样看，从而形成主体普遍性的理解方式。这种看的方式以一种隐蔽的状态或者说人们认为自然而然的方式存在。在这种普遍的理解模式

下,女性身体或如《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身体被分解成各个破碎的细节和局部。因为欲望的身体始终不能被满足,欲望的身体始终不能获得完整的出场,也没有完整的本质。女性身体的另一种呈现则是彻底暴露身体。但这种暴露的最终结果是没有可以暴露,这是一种隐藏的虚无,一种无可裸露的裸露。

性别研究认为,对女性身体的种种隐喻正是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惩罚。因为身体是一个容器,容器的外表代表着内容的优劣。女性柔软的身体易于攻破,易于渗漏,意味着抵制不住外界的欲望和诱惑,所以要在其外表加上坚硬的外壳,作为一种结实的容器,一种理想的身体形象,而寄托抽象思想的含义。对女性身体的规训还来自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部权力对身体规训的历史。身体是各种权力追逐的一个焦点。女性身体最初是不受约束、自由奔放的,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她被套上重重的枷锁,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和欲望。来自社会的各种权力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对此进行精心的制造和规划。女性身体由于背负着重荷而越来越脆弱,而这又为女性的柔弱和顺从的女性气质的规定增加了看似不容置疑的说服力。身体在这个被规训的过程中被物化,女性身体的物化有两种:性物化和自我物化。如《娜娜》中女主人公娜娜的身体仅仅被作为一种性的符号,而失去了灵魂和意识。图西亚的身体也因其处女的特性而得以保持其神圣的身份。物化理论认为一个女人终其一生都将自己置于一种被凝视的状态下,把别人对自己评价作为自己的认知,正如图西亚以筛子为自己清白的证明,这就是女性的自我物化。女性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以自觉地将社会对女性的服饰发型、身体形态、面部表情、言行举止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要求,使自己终日处在一种对身体外表的警觉监控中。

隐喻思维是神话及原型的基础,神话是一个隐喻的复合体。“图西亚的筛子”体现了初民的一种诗性思维方式。它用夸张、变形、暗示等方式指向无形的寓意,引导人们去探索筛子这个意象之外的世界。筛子这个容器的比拟,不仅成为女性形象,也成为人类记忆中的一个原型。神话原型中对女性身体的隐喻和象征积淀着数千年来在人们内心的集体无意识和性别等级观念,这些意象都符合男权制文化对女性的文化想象。这些想象来自于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崇拜、幻想和恐惧。前者将女性隐喻为超大而神奇的事物,寄予着人们的愿望和理想。后者则将女性的身体恶化,来贬低女性身体的特质,压抑女性的欲望和想象。身体隐喻是一种最大的本体隐喻,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来源于我们对身体的认知,因为身体教会了我们思考的方式。把身体看作一个容器,从而产生了对身体的容器隐喻。“筛子”作为一个容器隐喻,不是因为筛子本身和女性身体有相似性,而是这个隐喻创造了这种相似性,并固定了两者间的联系。身体隐喻作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方式,通过隐喻意象的反复呈现建构了人们对女性的认知和偏见。

在性别批评中，身体隐喻是文本批评的重要对象，对女性的身体隐喻负载着父权制社会太多的历史和文化的制约，身体在隐喻的面纱下日益卑微。西苏提出的“身体写作”将身体作为写作的动力来源，身体里蕴藏着丰富的情感、感受、想象和欲望。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特质密切相关，她用身体思考，用身体说话，也表达身体。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不同的是它不以征服为目标，不以控制为内驱力。西苏的身体写作将女性的声音、情感和欲望从数千年的囚禁中释放出来，而露西·伊利格瑞的“女人话”的主张则试图打破“女性-被动”这一基本的概念隐喻，从身体中寻找主体的力量。在对女性身体隐喻的重新解读中，女性主义者发掘出那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和原型中所蕴含的性政治和性文化的意义，从而更新了对文本的理解。与图西亚被囚禁的身体相比，女性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肯定身体的本体力量，用身体思考和写作，在写作中书写主体化和对象化的身体，为身体争夺应有的话语权利。身体隐喻反射出传统的性别定势和偏见，这种性别定势和偏见将女性身体置于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将男性与理性、灵魂、逻辑、宗教相联系，而女性则与感性、肉体、混乱、巫术相联系，女性被贬为劣势和弱势的一方，以突出男性的优越性。性别批评旨在突破男女性别对立的二元模式，打破对女性身体原有的隐喻，肯定女性的性生理特征，与传统的符号体系彻底决裂，而寻找一种表达心灵和身体的话语，从而使被遮蔽的身体回归到本真状态，实现从审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完成身心欲三位一体的完整的身体性的“我”。

人使用语言来与他人进行交流、认识世界。但是语言对于我们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是进入世界的中介。语言是行为的一种，是身体的一个维度和一条看不见的肢体，人对语言的运用具有一般性运动的特性，语言是人认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但是语言与一般行为不同，语言同时具有社会性，行为的对象是自然，而语言的对象侧重于他人，我们一出生就处于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母语也决定了我们表象世界的方式。梅洛-庞蒂首先强调人的身体内部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可以用“身体图式”这一概念来进行概括。我在一种“共有”中拥有我的身体，身体的各个器官是一种相互“嵌入”的关系，它们在具体的意向性活动中面向对象组成关系紧密的结构。人的身体内部空间具有变动性，内部空间可以转变为外部空间，同样外部空间也可以被纳入到内部空间；人的内部空间还有一种运动性。正是这两种特性，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身体内部空间来认识身体外部空间，并把外部空间纳入到我的身体空间的范围内。

梅洛-庞蒂反对笛卡尔的“我思”和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他认为单纯从意识出发，无法认识到他人的存在，并且也无法避免唯我论和主客体分化思维。他主张意识与身体的含混的结合，并在世界上存在，他把现象学的意识总是对某物

的意识，改造为知觉总是身体对某物的知觉。那么自我对他人的认知就不是不是意识到或联想到他人的存在，而是体验到他人的存在。我与他人的关系就不是意识间性而是一种身体间性了。时间不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是存在于我与事物的意向性活动的关系当中，时间的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在我的意识中的片段性的滞留，时间的存在依附于空间的存在。绘画艺术所表现的就不仅仅是静止的空间，而更是一种时间意识在空间中的滞留。艺术可以创造多种想象性的空间，来丰富人们的审美体验。

近代西方哲学对身体持一种排斥的态度，只是到现代，身体问题才开始慢慢地浮现出来，对身体问题的重视也反映出西方从意识哲学走向身体哲学的一个转变过程。近代哲学的发展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通常我们认为的近代哲学的始祖是笛卡尔，笛卡尔哲学还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哲学，思维的自我是笛卡尔哲学的原始前提，从我思出发，笛卡尔运用一种普遍怀疑的方法，对他所有的旧见解进行一次总的清算，结果他发现从身体感官得来的经验知识是不可靠的，真正可靠的知识只能得自于人的心灵和理性。但是在肯定我思的自我存在的同时，他并没有片面的否定身体、物质的存在，而是发展了他独特的二元论。笛卡尔把身体和物质、广延性联系在一起；而把心灵和精神、思维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物质界和精神界就成了两个独立且平行的世界，两者互不干涉，只有神秘的上帝才能把它们统一起来。笛卡尔的二元论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尊“心”而卑“身”的倾向。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他的二元论和理性主义“把我们的身体从我们认识自我、相互认识以及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清除了出去。”^①这样笛卡尔完全否定了身体感知所获经验的合理性，而把一切都思想化、观念化了。问题是源于身体感官的印象是丰富的、鲜活的，而脱离身体感官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却往往是抽象的、单调的。假如像笛卡尔所认为的，知识完全来自于理性和心灵，我们就很难解释人类知识的这种丰富性和鲜活性了。

现象学始祖胡塞尔的哲学仍然是一种意识哲学，只是在涉及他所重视的“交互主体性”时，才不得不引入感知的概念。尽管胡塞尔所认为的他人是先验自我通过意识的联想能力而构造出来的，但是他人首先是我所感知到的躯体的存在。这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身体的影子了。而且，胡塞尔后期思想已经脱离纯粹意识的范围，开始向身体方面转变。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提倡有关绵延、记忆、生命冲动的观念，他以体验代替知性，尽管绵延、记忆、生命冲动尚存意识之名，但暗藏的却是身体经验之实。柏格森实际上否定了纯粹意识，强调的是有关身体的经验，在身体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超越二元论的姿态，最终承认了既非

①（美）普里莫兹克著，关群德译：《梅洛—庞蒂》，中华书局，2003年，第5页。

纯粹心理又非纯粹生理的经验身体的意义。这正好对应着德国哲学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转变，也可以说与胡塞尔后期思想的转折相对应。梅洛—庞蒂也“正是在柏格森开辟的道路上，由于外来力量推动他们继续前进，他们才发现了他们自己的别具一格的身体现象学。”^①梅洛—庞蒂反对笛卡尔所主张人只是一种思维的存在。笛卡尔“批判怀疑”的方法实际上否定了我们获得知识的大部分途径和手段，他只是肯定了思维自我的存在。而且笛卡尔的理论本身就一定的矛盾性，因为笛卡尔认为的物质的根本特性：广延性，也只能通过身体感官来进行认知，而感官作为知识的来源早已经被他自己所否定了。梅洛—庞蒂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身体在世界上的存在，我就是我的身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认为人的身体和心灵是先验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是一种含混的结合，“身体实际上意味着在世存在的含混性：既不存在透明的意识，也不存在作为充实的身体，于是身体概念体现了身心的互动和交织。”^②虽然这种结合通过纯粹意识无法进行清晰而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在意识指导之下的身体行为中可以体验到身心之间的含混结合。

第二节 性别批评与女性主义

在性别批评中，身体隐喻是文本批评的重要对象，对女性的身体隐喻负载着父权制社会太多的历史和文化的制约，身体在隐喻的面纱下日益卑微。西苏提出的“身体写作”将身体作为写作的动力来源，身体里蕴藏着丰富的情感、感受、想象和欲望。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特质密切相关，她用身体思考，用身体说话，也表达身体。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不同的是它不以征服为目标，不以控制为内驱力。西苏的身体写作将女性的声音、情感和欲望从数千年的囚禁中释放出来，而伊利格瑞德瑞的“女人话”的主张试图打破“女性—被动”这一基本的概念隐喻，从身体中寻找主体的力量。在对女性身体隐喻的重新解读中，女性主义者发掘出那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和原型中所蕴含的性政治和性文化的意义，从而更新了对文本的理解。与图西亚被囚禁的身体相比，女性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肯定身体的本体力量，用身体思考和写作，在写作中书写主体化和对象化的身体，为身体争夺应有的话语权利。身体隐喻反射出传统的性别定势和偏见，这种性别定势和偏见将女性身体置于男/女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将男性与理

① 杨大春：《感性的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② 杨大春：《感性的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